

萌言妙语·

你的声音很OK

刘学萍

前不久去柳州,很想会会一个人。由于是在柳州组织活动,按组委会规定,事先由当地报社给大家预订往返票。

作为来宾的总代表,从活动筹备开始,我就通过微信,和报社负责订票的小陈姑娘频频打交道。

柳州虽然是广西第二大城市,也有动车和机场,但与与会者来自祖国东南西北各个角落,往返起来,不那么顺达。

既要让大家路途方便,又要给东道主节约经费,于是,我和小陈,经常用微信的“语音通话”联络:查找路线,商量时间,探讨方案,给出建议;还有,针对突发情况,及时“改退签”。

关心祖国语言统一性的诸位,无疑都明白,最“正点”的发音,莫过于“普通话”。但你不知道,带有南音的普通话,其实特别好听。

小陈说起话来,轻轻的;声音柔柔、甜甜的。我每每留言,她每每及时回复,百问不厌,百答不厌。

有时我们对话到晚上十一二点。等到我惊觉到不好意思,人家依旧绵言细语,优雅盈耳。

平日里,在大家口中,俺的声音“口碑”不错。可是,一和她通话,立马儿找到了差距。我笃信,拥有这般温柔声音的人儿,形象绝对不会差。

感动之余,我说:“到了柳州,一定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可是到了那里,我发现小陈并不在接待组名单中。看来,她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报社没安排,我也不好强求。于是,我把“大大的拥抱”,分给了其他哥们儿们。

直到三天后,我到报社评选照片。中午,我一边说话一边走进电梯去食堂吃饭。同时走进电梯的,有个陌生姑娘。她突然抱住我:“我听出你的声音了!”她说。一张激动的美丽脸庞,出现在眼前。是小陈!无疑。

太意外了。太高兴了。她熟悉我的声音。而这个南国姑娘,也用声音征服了我。

听了好声音,舒坦一整天。又想起一个人。四十多岁,是个身高近一米九的“中”伙子。

亚东祖籍山西,来北京求学并发展,已有二十多年,算是“新北京人”。“乡音难改”的,咱们见多了,亚东是个例外。

这位同学,普通话说说得好啊。而且,音带浑厚、带有磁性。和他一样在北京上大学、又在京城工作多年的人,并不少。但普通话说如此“字正腔圆”的,还属罕见。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从不把你的留言晾在一边,永远“有来有回”。而且,能多及时就多及时。

想知道这小子接收微信“语音通话”多迅速吗?基本上不超过两秒!

我夸他。“中”伙子谦逊地说:“手机就在身边嘛!”

相比有些人,反差有点大:那些人对待留言,基本上“永不回复”;连个“YES”“NO”都不舍得给。不知是否忙

晕了。由于这次在山西组织活动,亚东是联系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天天要和这小哥通几次话。他永远会用极其标准的掷地有声的嗓音,明明白白地给你吃“定心丸”:好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听了好声音,舒坦一整天。这些温柔、甜美、浑厚、磁性的女声男声,就这样钻进我的耳朵里。

好声音是有感召力的,听啥学啥。听前者发声,我说话时,会努力“轻柔有加”,争取像个可爱的小女人。听后者发声,我会不由自主地,更加爽朗清脆,像个豪迈的女汉子。

听了好声音,舒坦一整天。如果再彼此吹捧吹捧,那就快活一整天。

有句话:“闻香识女人”。如果篡改为“听声识好人”,肯定得罪一批哥们儿们。

放心吧,你们都是好人。但我想,倘若你知道声音有如此大的魅力,那么……

朝花夕拾·

糊顶棚

殷雪林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住在县城一条老街,那时人们生活得清贫,小街两边鳞次栉比多是民国遗存的青砖灰瓦老屋,也有极少数解放后建的红砖红瓦屋,不过清一色均是木质梁架结构的尖顶房。居民也多是老门老户,房子的房龄少的有几十年,多的甚至上百年,风吹日晒老屋外框老旧不堪,屋内也因天长日久烟熏火燎,屋顶、梁架、椽子都黑黢黢的,不只难看,刮风下雨、打个响雷或放个鞭炮,就会从屋顶上震下陈年烟尘和土渣。那时,大多数人家还盖不起新房,没有条件彻底改变居住环境和窘况,但人们没有忘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用打顶棚的简易方法遮住房架屋顶,再在顶棚糊上纸张,不光从此与顶上烟尘和土渣说拜拜,还干净美观、冬暖夏凉。

平常,人们很少会兴师动众去糊顶棚的,糊顶棚主要集中在过年的时候,千家万户为了欢度春节,多数人家会在年前将家庭角角落落来个大扫除并美容一番,糊顶棚是必不可缺的,拿出崭新面貌来迎接新年的到来。另一种情况糊顶棚是家中有适龄青年准备结婚办喜事的时候,既然没法住上新房,那就将家中上上下下粉饰一新,以此来庆祝人生最重要时刻的来临。

年终岁尾,虽然是天寒地冻,但人们的心里大都是暖意融融的,因为那普天同庆的大年正迈着吉祥欢快的步伐笑意盈盈向人们走来。那时民众生活多是捉襟

见肘,平日里节俭惯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盼着过年来一次痛痛快快的庆贺,所以对过年特别渴盼也特别重视。刚进腊月,大街小巷就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大人们乐乐呵呵忙进忙出备年货,小孩子们欢欢喜喜开始玩起五颜六色的气球、陆续敲响吉庆的鞭炮。年货置办的差不多了,腊月二十四扫房日,家家除了要打扫卫生,大多还要刷白墙、糊顶棚,准备清清爽爽、快快乐乐过新年。彼时大人小孩齐上阵,搬桌子的,挪板凳的,抬梯子的,一片热闹。我记得我家年年刷墙糊顶棚,开始是父亲和母亲去做,我们站在一边看热闹,等我们长大了,这项工作就交给了大哥和二哥,我每年顶多打个下手。

最开始叫打顶棚,程序繁琐复杂,踩着方桌或站在梯子上,先要挨着房梁架屋檐齐处水平打棚,棚子有麻秆和竹子做的,先横或竖拉铁丝,在铁丝上将麻秆排匀用细麻绳扎紧,紧凑平顺为好,捆扎完了,再在平展的麻秆棚上糊报纸或白莲纸。竹顶棚一般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请篾匠用竹条编织的,根据房顶大小,编成几块,一块块像竹箔,四边钉上硬木条,拉好铁丝,一块一块吊上去,最后合拢成平顶,美观大方,但需要多花钱,多数家庭还是自己打和糊。后来顶棚简单化了,只是先在房梁根一格一格平行拉铁丝,拉好后,直接将纸平粘在铁丝上,所以就糊成了糊顶棚,省时省力,一样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糊顶棚事先得打好糨糊、准备好纸张,纸最好是白莲纸,糊好后,再将四面墙壁用白灰刷一遍,先前陈旧黑黢的室内,立马就会换个样子的,变得雪白洁净上下一新,看着让人心情舒畅。等到过年时门前再贴上大红的春联,节日的氛围陡然高涨。

糊顶棚至少得两人,一人用排刷在纸上刷糨糊,一人粘贴,要是多糊两间,进程太慢,就得喊帮手,四五个最好,人多了屋小磨不开圈。那时的人们虽然日子清贫,但民风淳朴,邻里之间都爱互帮互助,谁家先糊玩了,只要有求助,马上就会过去帮忙,主人家也是有情有义,拿出好烟好茶款待。人多好干活,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热热闹闹,不知不觉顶棚就糊好了。

遇着将要办喜事的人家糊顶棚,只要一声招呼,左邻右舍的兄弟哥们还有热心快肠的工友同事都抢着来帮忙,主人家有喜烟好茶有时还会有喜酒招待,大家都喜欢出把力,就连我们小孩子也爱跑来炕顶台(围观看热闹),有时还能混着几颗喜糖吃。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开始富裕起来,老街兴起了平房和楼房,尖顶房少了,糊顶棚的人家也少了。及至现在,日新月异,高楼林立,老街平房逐渐走向时光背后,过去简朴的室内美化变成了现在复杂时髦的装修,糊顶棚消逝在渐远的岁月里,可那清贫年代里人们乐观火热的生活、淳朴的民风民情却让我至今留恋。

诗品时空·

三亚一瞬

——为海浪中嬉戏美女配诗

卓越

蓝天下,
碧海边,
海天一色,
美景无限。
热情的海风,
调皮地将美女
衣裙掀。

海风暖,
浪花溅,
天人合一,
童趣一片,
雪白的浪花,
深情地把美女
秀腿舔。

海广阔,
人心宽,
欢声笑语,
撒满海滩,
咔嚓灯光闪,
留下开心美女
一瞬间!

常思念,
永期盼,
甘为海风,
浪花舒卷,
情景难了断,
美景妙趣美人
藏心田!